

书林漫步

陆澹安忙碌的一天

◎祝淳翔

2010年,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影印出版了“鸳蝴派”作家陆澹安1910至1943年期间共二十一种日记记录存本。1937年岁在丁丑,这年的日记属于第十五种。元旦那天,陆澹安度过了异常忙碌的一天。

早晨起来,陆澹安先赴范烟桥、朱其石之约,去位于豫园的春风得意楼喝茶。到了那边,陆的胞弟陆若严与烟桥、其石及汪仞干(此人似为前浙江兴业银行保险部主任)已先在,几个人便聚在一块畅谈。不久,若严的友人张巨川、董天民先后莅临,这时候已过十二点,陆若严便邀请众人同赴桂花厅酒家喝点小酒。席间,烟桥请陆澹安加入由金松岑、李根源等主持的中国国学会,陆一口答应下来。

午饭吃完,已在下午两点钟左右,陆澹安当即赶回家书写两副对联,其一是施济群的妻弟陶叔之索书,他为陶撰写“略具四时所乐,不争一日之长”十二字;另一则是为了充当夜声同乐会赠品而写的,句曰:“及时为乐请自今日始,与世无争长如太古初。”写完对联,时间尚早,便取出《论语》来品读,一边读一边对于朱熹的几条注释产生了怀疑,遂将之发抉出来,记在手册里。

傍晚时分,汪仞干又来了,他俩便一道出门,仞干去往源源旅社寻访范烟桥,陆澹安则去福州路会宾楼祝贺正始中学的职员李孔钰新婚。去时来宾均已入席,陆氏坐了一会儿便辞行而出,转赴源源旅社,烟桥尚未归来,而仞干还留在那里,遂一同去往福州路大西洋西餐社,加入夜声同乐会聚餐。

夜声同乐聚餐会是严独鹤编辑的《新闻夜报》社所主办(《新闻夜报》是《新闻报》的晚刊,其副刊名“夜声”),每年岁首作一次大规模的聚餐,与会者各交餐资二元,赠品一件,另请人表演游艺,尽一夕之欢。1937年为第三届,参加者人数已多达二百余人,而陆澹安倒还是第一次参加,见莅临者一大半都为文艺界旧友,遂纷纷走向前与之握手道故,笑谈甚欢。

七时半入席,各种文艺节目亦开始表演,其中有李桂云、碧月花的女子京剧《啼笑因缘》,朱宝霞、紫霞姐妹的评剧《三节烈》,评弹名家“三徐”徐雪月、徐雪行、徐雪人的弹词,还有严华、严斐、周璇、陈娟娟等人的歌舞,邓国庆之飞刀等杂技,朱国梁演唱的苏滩,以及各位票友和新闻报馆职员的京剧清唱。诚可谓五花八门,各极其妙。表演完毕一看时间已在凌晨一点左右,这才开始各取赠品并散会。陆澹安与若严和老朋友郑逸梅、谢闲鸥、汪仞干一同步行回家,抵家已近三点了。

真是忙碌而充实的一天。那一天气候温暖如春,陆澹安穿着薄棉袄犹自觉得闷热,感觉很不像旧历仲冬天气。

书边杂写

陈寅恪的“想当然耳”

◎田子方

据卞僧慧《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,1929年12月16日,“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第101期刊载先生《题文学士〈读韦端己集〉诗》。诗云:无端端已费题笺,此意追思一泫然。隔代相怜弥惆怅,平生多恨自缠绵。金轮武曌时还异,石窟文成梦已仙。谁补浣纱秦妇障,广明离乱自年年”,此文学士即文廷式。陈诗首见1929年9月出版的《学衡》第71期,“惆怅”作“怅惘”,“自年年”作“更年年”,前者合乎格律,后者于义为长,均当从之。《文学副刊》其实也作“怅惘”,只不过卞僧慧过录有误。至于“自年年”,据该副刊12月30日“勘误”启事,“末句‘自年年’应作‘更年年’,乃钞写之误”,因卞僧慧未注意到,以致沿误至今。

在过录了陈诗之后,卞谱又引述了《文学副刊》“本刊第99期有《评〈文道希先生遗诗〉》一文,读者看残月”的编者按,还转载了“《文芸阁诗集》第38页有《读韦端己集》诗云”等。此中“看残月”费解,复核原刊,则作“可参阅”,当是拼音输入法组词而致误。而且《文芸阁诗集》并非文廷式诗集的固有标题,不烦标书名号,实则原题《文道希先生遗诗》,叶恭绰编,陈三立序,陈寅恪所题的《读韦端己集》在第36页。此外“文芸阁诗集”以下文字仍出自编者按,应该接排“读者可参阅”之下,卞谱将之割裂开来,另起一段,甚为不妥。

若干年后,陈寅恪对原诗字句有所调整,“谁补”被改写为“莫写”,诗题也换成了《题萍乡文芸阁文廷式云起轩诗集中咸(叶刻本误作‘感’)通七律后》。但叶刻本自有其名,未尝题作《云起轩诗集》,而文廷式遗集唯有词钞才以“云起轩”命名,诗钞则称“知过轩”。尽管坊间另有《云起轩诗录》流传,其中却未著录《读韦端己集》这首“咸通七律”。是以“云起轩诗集”云云,或许是陈寅恪遗忘以后的想当然而已。

书评书话

谷崎评论的日文版《缘缘堂随笔》是历年随笔选集,由吉川幸次郎翻译。该书选目包括初版《缘缘堂随笔》里的《华瞻的日记》,《随笔二十篇》里的《吃瓜子》《作父亲》,《车厢社会》里的《送考》,《缘缘堂再笔》里的《山中避雨》《记音乐研究会中所见》等。谷崎认为《吃瓜子》“正是随笔的上乘”,而他“所喜欢者”是《山中避雨》。今天看来,这两篇无疑是丰子恺随笔的代表作。

《青蛙王子》

插图选(4)

沃尔特·克兰 绘

在泉水池旁的公主。



新书快递

物品、权力与历史

[美]阿诺德·鲍尔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本书是对拉丁美洲物质文化和消费历史的探索,特别关注基本生存需求的变化,以及物质对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安排的影响。其中,四个相互交织的主题贯穿始终:供应和需求;消费与身份的关系;仪式对于消费的重要性;殖民与后殖民权力在消费中的关系。

焦虑的一代

[美]乔纳森·海特
中国纺织出版社

高度依赖手机和社交媒体会导致人类的精神退化,作者给出四大行动方向:①通过互联网立法,鼓励孩子多在现实中玩耍;②互联网公司用技术手段保护孩子;③为孩子提供远离智能手机、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的环境;④父母:做好虚拟世界的园丁。

理解性别差距:美国女性经济史

[美]克劳迪娅·戈尔丁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作者以历史的视角,寻找驱动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以及性别工资差距变化的关键因素,重点梳理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100多年美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时间序列数据,剖析了在这一个多世纪里美国女性的教育、婚姻、生育、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变化。

冷战的故事

王缉思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作为冷战的“同龄人”,作者的个人经历与冷战息息相关。在理论之外,作者深入纷繁的史实,将冷战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故事,去关注千百万普通人的过去与未来,从根植于恐惧与痛苦的历史记忆出发,展望一个祛除“新冷战”的时代。

谷崎评《缘缘堂随笔》

◎文从周

《海派》第六辑有一篇《谷崎润一郎一九二六年的上海之行》,文末提到一九二七年田汉、一九二八年陈西滢和凌叔华的日本之行,然后直接跳到“战后”,作者说:“从现存的文献看,谷崎似乎也没有对中国抱有特别的关注。”其实,这中间略过的十几年里,谷崎对中国文坛还是有所“关注”,且撰写相关文章,“特别”是评论过丰子恺的随笔。

一九四四年,《中学生》杂志刊

出谷崎润一郎《读〈缘缘堂随笔〉》一文,夏丐尊翻译。按语中称,此文选译自“谷崎新著随笔集《昨今》”。丰子恺当时就接到主编叶圣陶约写“读后感”的来信,但考虑到“战争时期,为了一个敌国人而谈艺术感想,我觉得不调和”,直到一九四六年才开笔补写一篇回应文章,发表在当年的《中学生》杂志上,并收入同年出版的《率真集》,列为首篇。